

分殊階候天地之氣應則蛇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志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外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塞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手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遺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採桑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然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郭註黜以仁義剗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

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遠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點補劑而棄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蓋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 呂註道之大通遊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寄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鑄所以鑄鑄鍾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鑄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點補我劑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鑄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子欲息點而補劑亦以是為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

窮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言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點汝以仁義則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為遊蕩遠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觀意而既悟為仁義是非之所物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鑄鍾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點劑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手指道而言鑄碎萬物而不為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持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點汝是非之害猶劑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瞽者不是以見道意而謂美力知者治煅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鑄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為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為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佳之虛靈點劑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點劑之詬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竟既以仁義是非點劑汝之身無復有彷彿道通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胷中果足以守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為喻言一經大治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點

不息劑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而遊之

腐齋云遙蕩放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願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蓋無為而為自然而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

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為方內禮教點涅殘劑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開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鑄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點既劑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點劑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然可息而劑可補吾將復為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道遊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坐忘矣仲尼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

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能與物為一，與化為人，予亦願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

評道註：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親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

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庸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

於坐忘則有無俱遺，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為未益，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為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非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為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為知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與之徒為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

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為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成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德也趣舉其詩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庸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舉其詩情隘而辭感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絕求其為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與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其為道也至矣宗師則為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眾父父

也。有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不距虛而不華。愧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向濡灑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俟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避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避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避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為本。民物學徒倚之以

為命者也。女偽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難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確冶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吊桑戶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循夢為魚鳥而厲天浚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覺為夢唯超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

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